



友谊

YOUYI
HUOZHE
QIANXI



或者前戏

有印良品◎著
纯爱百合唯美读本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友谊， 或者前戏



YOUYI HUOZHE QIANXI

有印良品◎著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友谊,或者前戏

作 者 有印良品

责任编辑: 瞿丽侠

出版发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北路 25 号

电 话: 010-60261463 邮编: 102600

印 刷: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900696-92-X

定 价: 23.60 元(随赠光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Chapter 01

YOUYI HUOZHE QIANXI

高南出生的时候就是个漂亮女生，眼睛大大亮亮的，皮肤赛雪欺霜，不爱哭只爱笑，挥个小手成天咿咿呀呀的招人喜欢。偶尔皱下眉，铆足了劲想有某种企图时，高爸高妈就慌成一团了，摆个小盆换个尿片什么的紧忙。不不不，这些事我可没亲眼看见过，我保证。

没看见高家二老给高南换尿布，没看见高南豁着俩大门牙还在吃苹果，没看见高南对着她爸的相机左一伸右一扭地摆艳俗 POSE，照那种早期明星照（其实酸倒牙的照片都叫我发现了，她还不告诉我照相内幕），更没看见高南梳着两个小抓髻儿手里举着巨大的红果冰棍跑过我家，巧不巧的还摔了个大马趴。因为我那时候也正在皱眉使劲顾不上看她，但凡我看见了就会扑到她怀里去——我太小太小了，根本就不会走，但准不能错的：就是四脚着地爬，我也要爬过去。

我比高南小五岁。

按说十一二岁的小孩儿跟五六岁的小小孩儿是不太可能有什么所谓代沟的，可是小时候我们那地方小学只念五年，哎，这下可好，沟一下就深了。小学生跟初中生是没



得比的。我学“波泼摸佛”的时候她正叨咕着“哎比西地”，我好不容易看图说话吧，人家已写出800字大作来了。按高南的话说我就是变成哪吒再踩上八个风火轮也甭想赶上她。扁扁嘴只能小小声说：“我是其中一样就行，真啰嗦……”

事实上，在我十七岁之前是不认得她的。所谓认得，就至少得见过几回，看见了不眼生，遇见了没准儿还要假模假式地嘘寒问暖一下。照如此说，我们真是不认得。

可我知道她。高家兄妹在学院里十分有名，高东（很俗套的）又高又帅又成绩一流，那会儿上外地某大学读研去了，一到寒暑假回来省亲的时候就花插着往家带不重样儿的女朋友。高南，嘿嘿，以聪明美丽、调皮淘气为捣蛋帮花魁。高教授治学严谨，治小孩儿也不差。听我妈讲，他家用来抽打棉被的木棍已经断了三根也不知是四根了，然后声色俱厉地吓唬我说要是再把隔壁家晒的绿豆给倒水沟里，我们家的那根可能也得断。

我才不信她这个，照样趁某小朋友家长不在，去大吃大喝顺便在墙上画小猫小狗若干，照样挨家挨户地敛废铜烂铁还骗人家说我爸需要某种某种金属做实验，然后瞅不冷子就拿去卖了买小儿书。爸妈没打过我，但是试过提着塑料桶拿着刷子上人家补腻子和大白。

给高南讲我的英雄史时她很嗤之以鼻，眼角眉梢都是不屑，连头发都朝后飞着——显见得她小时候比我猛多了。



Chapter 02

YOUYI HUOZHE QIANXI

我说了十七岁之前我跟高南只是互相知道有对方这么个人,完全没有交情的那种知道。可十七岁以后就大不一样了。我不仅知道她,还天天看见她,甚至还亲了她、抱了她,像一开头说的那样,四脚着地地爬着,抱了。

那天是我生日,我爸系一小围裙在厨房忙活,说要好好款待我和我妈一把,一 for 独生女儿常悠悠考上本校,二 for 常悠悠的生日暨常悠悠妈劳苦功高日。

我爸喝红酒,让我们家俩女人喝那种小香槟,他说:“都知道吗?高南回学校当老师了。”我爸的消息简直慢得惊人,我这个才去报道的新生都知道这个。不就一高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悠悠啊,读完本科想考研还是出国呀?”

“您饶了我行吗?这读都没读呢,还考研、出国呐?”我爸做的四喜丸子真不是盖的,我吃得都快吧唧嘴了。

“就是,先把眼前的学上了再说。”我妈教经济,这才评的高职。她一直耿耿于怀比我爸晚好几年,对学校的任何事都不太上心,因为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股票的时候她已经炒上了。



“你看你，怎么能这么对孩子说话呢，悠悠本来自制力就差，再不好好筹划，她将来怎么办？”常教授语重心长地对着我妈，这又要转向我。

我慌得赶紧念叨：“那个高南不是也没考研没出国吗？她还爸还院长呢。哎？是不是走后门回来的？”

“这里头的事情……”我爸沉吟一下停住。

饭后我光荣地被拉了壮丁——陪爸妈去校园里散步。这一回想跑没跑成，还被招呼着换了条裙子，说什么是大人了，要让别的老师及其家属看得见斗大的变化。

不过月亮还真不错，挂在蓝丝绒样的夜空中，还有好多好多颗星星。

“悠悠，你出生的时候也是大圆月亮。”妈妈挽着爸爸的手臂，做心驰神往状。

“哟，那时候您还顾得上看月亮？不是老说被我折腾得要命吗？”我往我爸背上窜，一窜没上去，再窜。

“是你爸告诉我的呀，架不住他跟那儿念秧儿……哎，别蹦了，他一把老骨头啦。”

我爸在一边呵呵笑，半背着我。

啊，那谁啊？

这女人从对面走来，裙裾飘着，长发飞扬，腰只一点点细，腿很长很美，一张脸在街灯下定格。有这么好看的女人？我立刻吓得闭了闭眼。

“这不是高南吗？”妈妈笑着停住步子打招呼。

“啊，常叔叔，任阿姨。”高南也停住。

什么什么？高南？我再窜一下，这可是跟上次见到的一点儿也不一样了。

“高南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妈妈客气地夸人家。

高南在笑，跟我妈说什么我可听不见了。

我脑子里在飞快地转念头。

她不是自己吃话梅给人吃话梅核儿吗？不是在一听见有

磨剪子磨刀的就立刻把家里带刀的东西通通偷拿下去——跟个女飞侠似的——再求那老头儿借给她磨刀石和咣咣响的大铁片吗？不是十八九岁了还打树上折下来把骨头都摔折了的主儿吗？哎哟，今天咋变成这样了？！

我跟个稻草人一样眼 88 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小年纪估计已经被“艳”确定无疑的给“惊”了，都忘了从我爸背上下来。



Chapter 03

YOUYI HUOZHE QIANXI

一回家就瘦了，对着镜子照了老半天——眼睛怎么看怎么都是一只大一只小，大的双眼皮，小的却不争气的落了个单儿，愈发一只大一只小起来；瘦是瘦，但基本没身段没腰。刷一下直挺挺的瘦到脚丫子，麻杆子腿，细胳膊，还是有目共睹的飞机场……啊哟，我又给自己吓得闭了眼。

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可能时机不成熟，我还没到变的时候，还是只鸭子。

“悠悠——悠悠——你在里头待了半小时了吧？我这儿……”伴着跺脚数声，我爸都拍了两次门我都没理。

头一次，为模样，伤了心。

我爸妈都长得不错，而我除了有营养不良的嫌疑之外再无可取之处。聪明也不见得，学问，唉，眼下还处于求学中，这个基本也没有。爸妈已经给定了性：不随我妈，没有读商科的脑子，永远别惦记算计什么，包括人；更不是读化学的坯子——这点上又不随我爸，分子式记一回错一回，我爸为这还拍过桌子，说照我的公式推准会有新元素的惊天大发现，什么变异变种之类的。

为什么选英文呢？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说我了，我们家



谁也不会。

可是高南不，她会，她就是干这个的——为这，我日后没少挨她的栗凿。时不我待，差那五年真是差够了本。

你说凭什么啊？是，都说念英语的长得好，北外不是净出美女了吗？那凭什么长得好的书也念得好呀？美女就应该不问世事只管臭美去……这简直是不给小鸭们留活路。

跟家叹了三天半气，可学到底还是要上。

高南只给我们上几节不太重要的课。她上头讲，我在下头画小猫，有时还给小猫起个名字叫“南南”。“南南”要么被描上八撇带拐弯儿的胡子，要么就被戴上超炫的金头发，变成只摩纳哥大公一般的性感小猫。那时偏不知性感是什么，但知道高南好看之外还有东西。顺便说一句，我最喜欢猫。

新同学个个淳朴得很，没两天张王李赵就全认识了。只是我少了跟同学一起住学校公寓的乐趣，顶多上人家寝室拿个大顶过过瘾。父母鼓励我带同学回家玩，可我第一个带回来的不是同学，是高南。

十月天大多是明朗的，可那一天不知犯哪门子邪阴得能拧出水。上着一节不明所以的听力课，外头轰轰地打雷，打得心里乱七八糟。再加上左边那小子戴着耳机罩子，一边扮天线宝宝一边哼唧半天也哼唧不出听到了什么，把我给急的。

哗——雨一个没抻住终于下起来了。盼爹盼娘地盼着下课，抱着本书子弹一样冲出门。一冲“嘭”一声把个谁冲出五里地去。

“哎哟！”

“哎哟！”

我们俩一起大叫。

我瘦但头硬，跟我爸顶牛的时候他老输。这回也没例外。

高南塌在那儿揉下巴。“干吗啊你常悠悠？诚心还是故意的呀？”看，问得多有水平。

我只能就近拣后头那个说故意的。



“嘿！”高南夸张地上下活动着她那瓜子下巴，一伸手过来捏着我的捋了两记，再拍头顶一记，外加拍脸左右各一下。

“高老师，你别怕，我给你作证啊。我瞧见是她撞了你。”真有不识相的小男生，立马儿跳出来仗义执言。

“哈哈，没事儿没事儿。”高南冲那男生笑一下。

“不疼吧？没碎吧？没骨折吧？？”到底在学校里，她还是老师——虽然站学生堆里也认不出她是老师来。基于以上，我多少有点儿担心加害怕（但不太多）。另，我妈系里一学生很谦虚地在走廊里溜达，居然被一愣头青生生把鼻子磕下一块去——她这能有那么严重？

“嗯……哼……”高南故意清了几下嗓子：“我觉得不太对劲儿，下巴动不了了，你赔吧！”说话时眼珠子还转呀转的。

我的手指暗暗伸进口袋捻了捻，嗯，差不多有十块。

“我，我请你喝可乐？！”

“不喝。”她揪着我的衣服袖子往外走。

“那——喝——你想吃什么？”反正就十块钱。

“不想吃。”

“那怎么赔呀？”我没辙了。雨哗哗地下着，我看看外头又看看她，雪白衬衫，深灰裙子。

“下这么大雨，可算能用上伞啦！”看见雨她可开心了。

“我没伞。”我飞快地说。

“我有呀！”高南又看小怪物一样看我一眼。从包里翻了把伞出来，至今也不知道她有什么没有的。

“要不去我家吧，我妈做菜可棒了，让她炒个鸭下巴……算赔你？”我胡乱报一菜名，斜棱眼看着她，小眼侦察队似的。

“这可是你说的啊。走！”高南拿出伞，撑开。往雨里走了两步，再回头：“走啊！”伸手把我拉进伞里，搂着。

这是我第一次跟除了我妈之外的女人这么近、这么紧。

我那可怜的小心脏进出的血让我走起路来胳膊、腿儿一顺边成为了可能。

Chapter 04



YOUYI HUOZHE QIANXI

人,或者一生都需要拥抱。

只是小时候我们会自动自觉地找到方法,比如张开手或是故意跌一跤,爸爸妈妈就来抱了;要不然就苦口婆心碎嘴唠叨地磨父母给投资买个洋娃娃来抱,脸白气噎;洋娃娃的没有,还可以上床把被子抱着,肝肠寸断地活活把自己哭得闭了气,俩眼肿成烂桃儿;最最不济提前几年找个男(女)朋友,趁着夜黑风高抱上一抱。长到半大不小就惨而且尴尬——只剩被子最乖,任劳任怨让你捏咕,哼都不哼一声。

那雨下得大,可再大也比不了我心里的汹涌。被高南搂着,可那搂并不是好搂——她非得下大力气扯着我肩上的衣服不可。我挣一下也挣不脱,心里劈里啪啦闪着电光石火,又有点儿乐意和得意她像拎着只鸡似的拎着我。有只做了贼的手期期艾艾地揽住她的腰——哼,反正我先撞了她,又搭了她的伞,怎么算也是不吃亏——那贼手立刻理直气壮起来,狠狠抓牢她的衬衫。

“你掐我干吗? 还没占够便宜啊?”高南的嘴就在耳朵边,声音跟雷一样响。

“谁掐你了???”是不是太紧张了，深入到肉都不知道。
“真是的，我掐你干吗？”

疾风劲雨扑了一脸，伞成皇帝戴的帽子了。我们俩叽叽嘎嘎大笑，一辆车开过来溅起老高的水花，高南抱过我转了半个圈儿，面对面，眼睛对眼睛，只隔一厘米的亲密接触。

醒来时，一百年过去。

总共走了十来分钟，头回发现这条路又好走又难走，从这天起我就算跟她标上了吧。

后来高南告诉我就是在那一秒钟里她看上我的，她说我的两只小眼肆无忌惮地放着电，嘴巴另外咧得跟个瓢似的。她说，那时候就很想亲我。等真亲到她嘴的时候却很糗，这是后话，我们慢慢说。

那把高南遮太阳的烧包伞甬指望它肯遮风挡雨——自打升级为皇冠之后任我俩再怎么使劲撅都有一个角顽强地朝上支棱着。

歪歪扭扭到家后两人均十分有型，头发都跟打了啫喱一样七出八进着。我妈大呼小叫着奔过来：“高南来了？”紧跟着马不停蹄又叨叨：“这么大雨，你们俩傻不傻呀？不知道避一避吗？”我很感激妈妈没拿头一次来家的高南当外人，像数落我们似的数落她。

“任阿姨，嘻嘻，其实是悠悠欠我一顿鸭下巴。”

“什么鸭下巴？悠悠——你怎么人家高南了？啊？”妈递给我们一人一条大毛巾。“先擦擦干……要不，洗个热水澡得了，仔细再感冒了。”

“我把高南撞了个大跟头，下巴掉下来了——所以，您要给我们炒鸭下巴吃！”我脖子上挂着白毛巾自觉in得不一般，在房里趾高气扬地晃悠。

“哎，你说你这孩子，这么大人了怎么还改不了疯打乱闹啊？越来越没正形了。高南——撞哪儿了到底？”

高南笑得跟喇叭花儿似的，指着下巴颏：“这儿，

这儿。”

“哎？你怎么这样啊？妈，看来她没事儿，别炒那菜了，咱家今天吃铁蚕豆吧，专门使下巴使劲嚼的那种。”我闪进卫生间。

她叫我悠悠，她管我叫悠悠了。

听她们俩在外头亲热地说着话，有点儿怀疑这二位在以前若干年都干吗去了。我们家跟高家没有太多来往，就是有也仅限于父母间的工作。现在她们倒像故交一样，说得热火朝天。我在里面大喊：“高南——你快来洗澡吧。”

待要开门时才发现，根本就没拿衣服进来。我爸虽然不在家，可我也不能光着奔出去呀。单是我妈都不成，更别说还有个没见几回的高南。

“妈，妈！给我拿衣服来。”我开始摆着手原地转磨，怎么着这身排骨也不能让高南瞅见。

拉开门只见高南拿着衣服跟我打一照面，哦，我的天！下意识地用手给前胸打掩护。高南又开始笑了，可恶。

“穿上吧你，挡什么挡？——有什么可挡的啊？”她还很不理解地打量来打量去。可恶可恶可恶。我夺门而逃。



Chapter 05

YOUYI HUOZHE QIANXI

CHAPTER 05 - 011

自从被高南看到我的“写真”之后，我差不多有三天都处于不好意思 ing。而高南居然能老厚着脸皮拿“你要不乖听话，我就如何如何”向别人揭发为借口，要挟我做这做那，要不然就陪她做这做那。我嘴巴撇着，可心里乐得 P 颠 P 颠的。我就是喜欢跟她在一起，我爸妈也喜欢。我觉得好，他们也觉得好，还有，安全。十七八的女孩子要是成天跟个男生混，我爸会嫉妒，我妈会不安……然后像所有大猫看小猫一样，猫盯猫地防着我——我妈 800 年前就大鸣大放过不许早恋不许怎么怎么的了。

由于高南是外院的麻辣教师，即使年纪轻轻，屁股后头也跟踪着一帮社会贤达。每次看见她跟谁勾勾搭搭的，我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上她课的时候那猫就画得格外神气，八撇胡子最多给加到了十六撇，“猛张飞南南”有一天还是双下巴，因为我进教室的时候看见她跟一胖子眉来眼去来着。

她是高老师，我是常同学，我上马哲，她可不用上。

所以她的时间老是比我多。好多上课时间我脑瓜子一热就乱猜她干什么呢，猜乱了就跟同学在底下开小会，然



后兜兜转转拐好几个弯绕到她身上来。关于她的小道消息比比皆是，谁谁给高南写信了，谁谁约高南吃饭了，谁谁羞答答地给高南送花了，谁谁谁开着一破车在门口等高南了。妈的！（请上帝保佑我妈）我怎么都不知道啊？我简直要愤怒了。

“常悠悠——”在食堂门口碰见她，旁边还跟着个唯唯诺诺的眼镜男，细脚伶仃圆规型。

“干嘛？”没好气地。

“叫你一声，哟，你怎么气呼呼的？”她转到我面前做审视状。

“好不央儿的我气什么气？”嘴上硬，其实是又气又莫名其妙地委屈。

“你今天几点上完课呀？”

“什么几点上完课？到上完的时候就上完了。”

“准吃枪药了！不理你！白白！”掷地有声，人已经闪过一边。

进去的时候，惊异地发现自己眼里蒙着雾。都几年没哭过了？狠狠地要了份排骨，炒小油菜，还是不甘心又加了个宫保鸡丁。同学蜜蜂一样不知道打哪儿都冒出来，不由分说的嗡嗡吃光了这仨菜。什么事儿嘛。

看书背单词，背单词看书，画小猫。

台灯亮着却看不见任何东西。

我妈兴致勃勃地进来问一大串单词，听着那意思可能跟股票有关，我不认得，更懒得查字典：“不知道不会没见过。”

“哟，不认识你还有理了啊？”

“就——不——认——识！”心里头想高南准知道这些曲里拐弯的是什么。

很凉了，高南上课的时候还穿裙子，把一截子腿露着，让男生的眼直着。心里骂她千万遍太烧包，可也没辙。这都好几天了，她也没再找我，碰见了很矜持地打个招呼，顶多叫声“常悠悠”就掉头而去。我只好软了。

“高南高南，你这些天忙什么呢？”有点儿不好意思，只能嬉皮笑脸。

“你跟我说话了呀？”她很不相信的表情：“我以为我欠了你1万块钱呢。”

“嘿嘿，我欠你我欠你。”吐下舌头：“真的，你也不上我家也不找我玩……干什么呢？”我实在问不出是不是搞对象了这种话。心里有上百个问题在等答案，硬是个个憋出包来。

“收拾房子。”她脸上有了笑模样。

“收拾？收拾什么房子？”

“哈哈……我有自己的房子啦！”她眉飞色舞地，轻易就感染了我。立刻我也雀跃开来，多好啊，可以躺着看书不被妈妈骂，可以让屋里乱得像猪窝也心安理得。

“在哪儿？”我的眼睛刷刷放光华。

“前几天拿着钥匙的，就你吃枪药那天，本要拉你一起看，哎哟你那爱答不理的臭德行。”她弹我脑门：“走吧，带你去看看去？”

“嘻嘻，当然得带我去了。”

“到时候你给画只猫吧悠悠，我好挂墙上补裂缝儿……”

“呸！”我往前跑，没想到一把被她捏住后脖子。

谁成想那一捏，就捏了这许多年。

